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

四十至  
四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四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

唐 元稹 撰

制誥

有序

制誥本於書書之誥命訓誓皆一時之約束也自非訓導職業則必指言美惡以明誅賞之意焉是以讀說命則知輔相之不易讀胤征則知廢怠之可誅秦漢已來未之或改近世以科試取士文章司言者苟務剋飾不

根事實升之者美溢於詞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謂黜之者罪溢於紙而不知所以罪之之來而又拘以屬對跼以圖方類之於賦判者流先王之約束蓋掃地矣元和十五年余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誥初約束不暇及後累月輒以古道干丞相丞相信然之又明年召入禁林專掌內命上好文一日從容議及此上曰通事舍人不知書便其宜宣贊之外無不可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不從中覆然而余所宣行者文不能自足其意率

皆淺近無以變例追而序之蓋所以表明天子之復古而張後來者之趨尚耳

冊文武孝德皇帝赦文

按唐書長慶元年作

昔我高祖太宗化隋為唐奄宅區夏包舉四海全付子孫其事何哉彼昏盈而我勞勩也明皇承之能大其業六戎八蠻罔不貢奉由是庶尹弛政庶吏弛刑視人不勤視盜不謹燕寇勃起洞無藩籬六十有七年兵革大試其事何哉據逸安而易萌漸也逮我聖父勤身披攘

斬斷誅除天下畧定曾是幽冀賜予懷來荷賴景靈丕  
訓不墜環歲之內二方平寧粵余何功時帝之力而卿  
大夫猥以大號加予眇身讓於四三益甚其請皇太后  
始聞其事歡然慰心慈旨下臨臣誠上迫祇受典禮懍  
乎予懷尚念昔者七十二君莫不升中慶成自以為堯  
舜莫已若也然而不為堯舜之行者來代無傳焉朕嘗  
推是為心不欲名浮於實今卿大夫謂我為文武孝德  
矣其將何道以匡予予其兢兢日慎一日慕陶堯

虞舜之行以自勉思文祖憲考之道以自勗予苟不思  
無忘納誨於戲溢美之名既不克讓及物之澤又何愛  
焉可大赦天下

處分幽州德音

昔我玄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璟使之鋪陳大法以和  
人神而又益之以張說蘇頲嘉貞九齡之徒皆能始終  
彌縫不失紀律四十年間海內滋殖風俗謹朴君臣平  
寧人無爭端而卿大夫羞以贓罪鞠人於聖代矣况伺

察乎由是網漏吞舟視盜不謹寇羯乘釁勃為妖氛天下持兵垂七十載朕因眇末獲承祖宗分不得見四方無姑息之臣而九有復升平之境矣上帝念我賚予忠賢盡獻提封恢纘舊服使遼陽八州之衆重覩開元之儀者則予侍中總之力也名藩厚位予何愛焉劉總已極上台仍移重鎮兄弟子姪各授官榮大將賓寮亦皆超擢管内州縣官吏肅存古等二百餘人悉是劉總選任材能久令假攝並與正授用獎勤勞尚念幽州將士



夙著勲庸易帥之初諒宜優錫共賜錢一百萬貫以內  
庫及戶部見在匹段支送充賞給幽州盧龍并瀛莫等  
州將士又念八州之內九賦用殷慶澤旁流所宜霑貸  
其管內八州百姓並宜給復一年仍令給事中薛存慶  
徃彼宣慰親諭朕懷州縣之中或有殘破偏甚者委弘  
靖量事便宜優卹務令存立劉總素以清靜理人固當  
開釋尚恐自罹禁網亦念哀矜管內見禁囚徒罪無輕  
重並宜赦免大將及判官等雖已頒官爵而或慮闕遺

宜委弘靖具名銜聞奏如有父母在者別具上聞當加  
優卹朕以劉總父子頻立戰功永言將吏之中慮有沒  
於王事當道從前已來官吏將士等或忠義可嘉身已  
淪沒者委弘靖條錄聞奏當加追贈平時舊老始見胡  
塵復覩朝儀得無悽抃遐想撫其兒稚自此免於兵鋒  
言念及茲用加優給管內有高年孀獨或疾瘵不能自  
存者委弘靖差官就問量給粟帛管內州縣官吏有奉  
職清強惠及百姓者委弘靖具事跡奏聞當與量加進

改燕趙之間古多奇士隗臺如在代豈乏賢如有隱於  
山谷退在丘園行義素高名節可尚或才兼文武卓然  
可獎者亦委弘靖具名薦聞於戲古人云安不忘危魏  
徵對太宗以守成之不易茲朕小子抑又何知而鎮冀  
克和幽燕復古慄慄夙夜不遑安寧實惟祖宗之休尚  
賴股肱之力咨爾輔弼至於方嶽爾當勉於姚宋之功  
予亦無忘於天寶之戒宣示中外宜體朕懷

戒勵風俗德音

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列周  
成王措刑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慕焉  
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侵  
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  
下光武不能單辭據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慝名之禁  
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  
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有事也未俗偷巧內  
徃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

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  
笑以相求退則羣居雜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蓋發  
其陰私分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  
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特  
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  
而曰務從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  
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  
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

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  
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偕行兵興已來人  
散久矣始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  
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凋剝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  
下輩大則樞機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  
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浸染未克澄清備列祖宗之  
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誥教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  
與我同底於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五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一

唐 元稹 撰

制誥

招討鎮州制

唐書長慶元年七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

故有  
是制

門下朕嘗讀玄元書至於佳兵者是樂殺人因念小孩

名之逮于羈

禮男角女羈

卅

音慣詩總角卅兮

十三年不能為成人

宣忍一朝之忿驅而殺之然而田弘正首以六州

魏博貝衛

澶相之衆歸於朝廷開先帝之雄圖變河朔之舊俗

河朔四十

九年不雷王化而田興變之

除去苛暴昭宣惠和愛人如身養士如

子拊循教訓必以忠孝為先是以魏之師徒一年而知

恩二年而知禮三年而知相與讓於道矣故南征淮蔡

討蔡時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有功

東伐青齊

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進討李師道斬平之取

十有二州以獻

北定趙地

王承宗送質獻州輸租請吏俱弘正為之奏請

元勲茂績皆

自魏師肆我憲宗付之心膂入則輔弼出則藩宣推誠

不疑近實無比顧朕小子獲受丕圖嗣守不遑何暇恢

復而承元請覲冀部擇才苟非勲賢不敢輕授是用咨

我元老臨於是邦

弘正自魏博徙成德

而又寵諸將以懋官加三

軍以厚賞復其租入惠彼蒸黎於此一方之人可謂無

有不至

謂諫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賞將士

而梟音未革狼顧猶存忍

害忠良恣為殘賊臨軒震悼撫几驚嗟天乎不仁一至

於此朕下為君父上奉祖宗肆舟楫於鯨鯢啗股肱於

蛇豕尚欲因循忍恥僂俛偷安非唯傷心於田氏之子

孫亦將何顏謁先帝之陵廟人神共憤卿士叶謀咸願  
誅夷用申冤痛便合興師進討以翦奸凶尚念一軍之  
中豈無義勇倉卒變動必非衆謀苟得罪人其餘何過  
宜令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等軍各出全軍以臨界  
首仍各飛書檄具諭朝旨如王廷湊能執首謀為亂扇  
動三軍者送付隣道或就鎮州處置然後束身歸朝必  
當超獎三品正員官并與實封二百戶其餘三軍將士  
一切不問其中大將等或有能相勸諭翻然改圖者各

隨事跡當加寵擢如王廷湊遂迷不寤諸道宜便進軍  
以時翦滅苟不得已至於用師其有效忠則宜懸賞如  
有能斬凶渠者先是六品已下官宜與三品正員官先  
是五品已上官節級升進仍與實封三百戶莊宅各一  
區錢二萬貫以一州歸順者便與當州刺史仍賜實封  
二百戶如先是刺史以州歸順者超三資與官仍賜實  
封二百戶以一縣歸順者超兩資與官賜實封一百戶  
如有能率所管兵馬及以城鎮來降者並超三資與官

仍賜實封一百戶錢一萬貫以身降者亦與轉改仍賜錢帛應赴行營將士如有能梟斬凶渠者亦准前例處分其有城鎮將士百姓等守節拒賊身死王事者各委長吏優給其家仍具事跡聞奏當加褒贈其有潛謀誅斬渠魁被其屠戮者宜優加追贈并賜錢帛仍與一子官諸軍所至不得妄加殺戮及焚燒廬舍掠奪資產并有拘執以為俘馘其管內州縣有能自置義營堡柵王師所至能相率來歸各加酬獎時當秋候務切農功邊

界之人懼廢耕織應緣軍務所須並不得干擾百姓如  
要車牛夫役及工匠之類並宜和雇情願仍優給價錢  
賊平之後應立功將士並與超資改官節級賜物其長  
行官吏歸降者亦當優厚褒賞幽陵變擾誠謂亂常以  
其旁及賓寮有異上加台鉉校其輕重示以招携尚開  
迷復之門用廣自新之路昔者堯舜之俗比屋可封虞  
芮之人讓畔可感仁義則水火可蹈忠信則蠻貊可行  
由是言之亦在化之而已逮我長理何其遠哉宣朕之

滿假荒寧自聖而不可教耶將朝之魁梧骨鯁自持而  
莫我念也二者之來皆朕不敏內省終夕其心洗然於  
戲封域之中干戈作矣廊廟樽俎無忘弭寧布告朕懷  
以須良畫主者施行

批宰臣請上尊號第二表

朕聞天職生植聖職教化天職舉則四時行聖職修則  
萬方理然而天不以行四時而為德故蕩蕩無名聖不  
以理萬方而為功故謙謙不宰顧朕小子獲承丕圖上



賴祖宗之靈下託股肱之力先定鎮冀

王承元

次來幽燕

劉總皆吾日月之所照臨車書之所轍跡失之則有以自

愧得之則何足自多況今四海雖清物力方困六戎雖  
伏邊備尚勞百吏雖存官業多曠萬目雖設紀律未張  
有此四者不遑荒寧思與卿士夙夜俾乂卿宜為我提  
振大法修明政經懾竄戎夷追康黎庶四者既理名馬  
用之朕方以臯夔之務委卿卿宜以堯舜之事教我驟  
加徽號深恥近名循省表章難遂來請

批宰臣請上尊號第三表

昔齊桓議封禪管仲驟諫其未宜晉武平江東何曾深  
惟於遠馭彼二臣者居安思危之志明而有犯無隱之  
誠切也況朕寡德謬應昌期賴先帝削平之威蒙列聖  
寢漬之澤聿來燕冀甫靖華夷既無德而有成實以祥  
而為懼卿等所宜朝夕納誨警予荒寧雖休勿休日慎  
一日而乃過為溢美頻上鴻名諒多忠赤之誠殊非藥  
石之愛汝為予礪為朕揣摩汝為予舟為朕康濟強我

懿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使我居無過之地宜罷來請用副迺懷

批宰臣請上尊號第四表

朕以月正元日祇見於九廟對越於上玄千官在前萬乘居後覩聲名文物之盛望城社宮闕之尊尚念高祖太宗艱難於經營德宗憲考殷憂於繼復懼不克荷以羞前人寅畏嚴恭式冀無過而燕趙底定戎獫和寧

時回

親鶻和實惟列聖之休焉敢自大其意左右輔弼庶尹師

長猥以鴻名願加薄德三詔執事抑而不行物議愈堅  
予衷未信四陳章表備列古今且曰告虔之時寧忘繼  
志問安之下胡不慰心有竊於顯榮難從於封執於戲  
允恭克讓既見奪於羣情克已為仁庶自勤於三省勉  
依來請深用媿懷

批劉悟謝上表

朕聞上黨

即昭義軍時  
悟為節度使

亦天下之勁兵昔者李抱真用

之一舉破朱滔再舉蹇田悅訓養十萬威聲殷然人到

於今號為良將夫以卿之勇義才畧猶將遠慕韓彭區  
區抱真夫豈難繼況以克融廷湊之狂脆小賤比朱滔  
田悅之熾大結連是猶以孩嬰而校賁育也蜂蟻相聚  
其能久乎卿宜密運謨猷明宣號令避強擊惰取暴撫  
羸勿爭虵豕之鋒宜得鯨鯢之首再圖麟閣永煥縑緡  
無為他人所先當使功居第一策勲在近勿復為勞所  
謝知

批王播謝官表

按唐書通鑑當是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時蓋方播為刑部尚書

幽冀未反及其出鎮淮南而幽鎮已得節鉞矣

朕聞有象不言弱有地不言貧是以管夷吾用區區之齊而諸侯九合今朕四海之大億兆之衆獨不能擒廷湊克融而曰物力先困朕甚惑焉况高祖太宗之法令具存德宗憲考之舊章猶在制誥比下選拔日聞較量重輕勤卹仁隱而室閭益耗縣道益貧職業壞墮程品差戾議論講貫殊無古風豈朕聽之不聰而股肱耳目莫得宣其効也先皇帝以卿有廊廟之畫倚以為相

搢  
自

憲宗時已為戶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按西川實宰相回翔之地故云  
之卿宜勉竭誠懷副茲嘉屬無為齷齪以傷先帝之明  
所謝知

幽州平告太廟祝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五月丙申朔十四日己酉孝曾

孫

順宗室改云孝孫憲宗室改云孝子餘並同

嗣皇帝臣諱敢昭告于太

祖景皇帝天革隋暴付唐養理高祖太宗奉順天紀玄

宗平寧六合同軌物盛而微墉崇則毀網漏鯨鯢隙開

螻蟻幽燕狼顧齊趙虎視割據封壤傳序孫子不貢不

覲自卒自始聖父披攘霆駭波委擒滅斬除如運支指

冀方獨迷再伐再已

元和四年十月招討鎮州五年七月赦之十年王承宗有罪絕其朝

貢十三年獻德棣二州復赦之碣石

古碣石在平州之境時平州屬盧龍軍

是徵承詔唯

唯逮臣寡昧虔奉先旨洞開誠明滌濯痕恥承元雲奔

憲宗十三年平淮西承宗已送質獻地至穆宗立而承元始表請除帥朝廷徙弘正入成德而改承元為義成

節度使

總亦風靡

長慶元年二月總奏乞棄官為僧

悉率賦輿盡獻州里

不命一將不戮一士不費一金不亡一矢五紀逆命一



朝如砥實天垂休實聖垂祉敢薦成功以永千祀尚饗  
秋分日祭百神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八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皇帝  
遣通議大夫行內侍省常侍賜紫金魚袋李某祭于百  
神之靈朕奄宅萬有亭毒品類日月所照永思和寧上  
極于天下蟠于地包山絕海窮冥入玄至于毛鱗裸羽  
之神咸秩無文以祛不若秋序始肅時將順成且報且  
祈用舉常祀罔害嘉穀以貽神羞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六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二

唐 元稹 撰

制誥

授王播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使職如故制

時長慶元年

年十

月

門下昔蕭何用新造之漢而能調發子弟完補敗亡使  
關東糧饋不絕者以其盡得秦之圖籍而周知其衆寡

也我國家乘十一聖之區寓提億兆人之生齒而曰不  
能足食足兵朕甚惜焉得非調陰陽撫夷夏者不欲侵

貨泉之任而主會計校盈虛者不得參邦國之重乎子

將兼之允在能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太中大夫守刑

部尚書王播在德宗時以對詔入仕踐更臺閣由御史

中丞大京兆尹掌縣官鹽鐵為春官尚書

討淮西時播以給軍興有

功起拜禮部尚書

乃長巴髻以控蠻蜚

播由劍南西川節度使徵還

盡稱厥

職達于予聞洎詔徵還便殿與語得所未得聞所未聞

昭然發矇幾至前席重委操剗

音轉又平去二聲

銚刃益精

播還

自西川復掌鹽鐵

國有羨財而人不加賦東師在野物力蕭然

不有主張孰能戡濟是用命爾作相仍以舊務因之爾其西備戎羌東定燕冀內實九府外豐萬人百度羣倫罔不在爾於戲典謨訓誥行之具存邪正是非知之孔易予唯以不敏不明茲故用爾為股肱耳目又安能一二戒誨垂之空言爾其自勵于爾心無令觀聽者論爾於鄉校可依前件

加裴度幽鎮兩道招撫使制

長慶元年七月朱克融反于幽王廷

奏反于鎮命

度招撫之

門下夫以區區秦伯而猶念晉國曰其君是惡其人何  
罪况朕均養億兆為之君親燕人冀人皆吾乳哺而育  
之安忍以豺狼驅脅之故絕其飛走盡致網羅止行犯  
命之誅是用開其一面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金紫  
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  
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裴度昔者

區域之中蜂蟻巢聚蔡有逆孽齊有狡童厥初圖征疑  
議滿野不懼不惑挺然披攘度請自  
徃督戰苟無司南允罔能

濟佑我憲考為唐神宗寶惟股肱運用忠力肆朕小子

蒙受景靈冀服於前燕平於後而撫御失理盤牙復生

求思弭寧中夜有得國有元老夫何患焉用是亟宣懇

惻之誠就加招撫之命於戲頃者師道元濟乘累代襲

授之資籍山東結連之勢以丞相布畫於千里之外使

諸將持重於四封之中而猶劉悟裂虵豕之軀悟斬  
師道李

祐潰鯨鯢之腹

祐謀元濟

蓋逆順之情異而忠孝之道明也

况幽鎮無名暴狂以丞相進觀其宜以諸將齊奮其力  
斧鑕之刑坐迫椒蘭之氣外薰誰不自愛其生焉能與  
亂同死度宜開懷緩帶以待其歸可依前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充幽鎮兩道  
招撫使餘如故

加裴度鎮州四面招討使制

時長慶元年十月

門下傳云死者不復生刑者不復屬是以先王斬一丈



指殺一犬羣莫不伏念隱悼至於旬時決而行者蓋不

得已也予於鎮人亦然伏念俟其悛革詎止旬時

七月招撫

十月招討  
幾三月矣

前命相臣招懷撫諭矜其誑誤示以生門期

於盡脫網羅豈欲驅之陷穽而豺狼當道荆棘牽衣雖  
欲歸之於仁厥路無由而至况王師壓境義勇爭先朕  
每抑其鋒鏑未忍覆其巢穴是猶愛稂莠而傷稼穡養  
癰疽以潰肌膚獨懷兒女之仁慮失祖宗之典今上台  
居鎮筭畫無遺操晉陽之利兵驅屈產之良馬舉河東

義成之衆合滄景澤潞之師當元翼授命之初

時牛元翼初為

成德節度

乘田布雪冤之忿

時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以討廷湊

舉毛拾芥

其易可知兼用恩威尚存招致宜令河東節度使裴度充鎮州四面招討使於戲以一城之卒敵天下之師徇猖蹶之徒抗君父之命吾哀爾輩死實無名苟能自新亦冀容汝主者施行

授劉總守司徒兼侍中天平軍節度使制

門下百谷所以朝巨海海不疑其貳於我也五嶽所以

鎮厚地地不畏其軋於已也故山澤之氣上騰天應之

則為雲為雨台輔之精下降君得之則稱帝稱皇是以

採羣疑者終不能成大功推至信者必有以來大順况

朕志先定臣誠素通偃七十年之干戈垂千萬代之竹

帛非我獨斷安能遽行某官某生知禮樂神授機符移

孝資忠本仁祖義學弄之始畫地而壁壘勢成言兵之

時聚米而山川形具象賢秉哲脫俗遺榮慕清淨以為

宗會富貴之來逼自居劇鎮亟立殊勲

屢敗承宗兵

威定兩

藩

成德昭義

化行八郡

盧龍諸州

日者除凶淮甸

平齊

易帥常山

以弘正代承元

張吾掎角之雄賴爾股肱之力加以深衷早達

密款屢聞

總自憲宗十三年已上疏願奉朝請

求奉浮圖之真願棄金燕

之重誠嘉素尚難遂過中縱妻子之可捐豈君父之能

捨朕惟鄒魯之地鄆實居多俗尚師儒人推朴厚施之

美化宣無衆善之因革其非心寧失大雄之旨是用正

名台座重委藩方爾其張我四維敷我五教握龍節以

率下露蟬冕以行春宜體夔龍之令圖勿徇巢田之獨

行可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鄆州諸軍事守鄆州刺史  
充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封  
如故主者施行

許劉總出家制

門下朕聞西方有金仙子自著書云昔我於無量劫中  
捨國城妻子以求法要朕嘗聞其語未見其人安知股  
肱之間目驗茲事脫身羈網誠樂所從捨我繫維能無  
永歎遂其高尚良用憮然具官劉總五嶽孕靈三台降

瑞位兼將相代襲勲庸視軒冕若浮雲棄妻孥猶脫屣  
屢陳章表懇願捨家勉喻再三終然不奪朕又移之重  
鎮天平軍寵以上公莫顧中人之情遂超開士之跡於戲  
張良却粒尚想高蹤范蠡登舟空瞻遺象功留鼎鼐誓  
著山河長存魚水之歡勿忘香火之願宜賜法號大覺  
仍賜僧臘五十夏主者施行

加烏重脣檢校司徒制

門下古之命將莫不登諸齋壇告於郊廟分其閭限推

其車轂非所以寵異崇大而姑息之蓋先王之懋典授  
之專柄然後遷延者必罪選懦者必懲式所以使恩威  
並流而人人無辭於賞罰也橫海軍節度滄德棣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滄州  
諸軍事兼滄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邠國公食邑三  
千戶烏重胤嘗以懷汝之師南伐叛蔡帝伐淮西重胤以河陽節度使  
討賊帝割汝州隸其軍博大持重不要奇勝不用鈇鉞  
大小百戰三年賊平不嚴刁斗舉必示信戰必尅期寇讐知其仁士卒懷其

惠臬猷就執第其勲庸雖坐樹不言而圖功甚大先皇  
帝分命水土換其旌旄俾廉於滄以長橫海幽鎮既亂  
人心或搖師衆無譁而湯池自固者重脣蓋有之矣而  
又明於斥候善揣敵情動靜以聞

建言河朔屢拒朝命者以刺史失權鎮將

大重云云

茲實賴汝是用升其秩序以大威聲進位上公式

光戎律此所以慰薦爾之忠力也爾其勉之於戲井之  
誓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朕奉祖宗而守社稷  
也其能私賞罰於天下乎賞既不俟於成功罰固難期



於後効矣若驚之寵無忘戒之可檢校司徒依前充橫  
海軍節度使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七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三

唐 元稹 撰

制誥

授李愿檢校司空宣武軍節度使制

門下昔者魯侯伯禽徒以周公之故遂荒大東重耳以

定傾之勞子孫不絕於晉昔我太師西平王

李晟

在德宗

時能復京邑

興元元年  
平朱泚

書於鼎彝

帝紀其功自為碑文  
命太子書之後又圖

象于凌烟閣

每懷宮廟之安實念山河之永而又繼其英哲

克生令人惟弟惟兄莫非頗牧

晟有十五子間者愿憲總聽云

尚想德

施於十代何吝恩積於一門鳳翔節度使李愿生長綺

紉之中而素風自得蘊鬱驍雄之氣而性與溫恭怡怡

於季孟之間翼翼於班行之內始為夏帥

元和初領夏綏銀宥節度

使遂著能名蹄角齒毛之良一無取於夷落而不貪之

寶大布翔陸

按本傳愿為夏帥時失名馬後人歸失馬并獻良馬贖罪愿還失馬而縱其良亦其

一泊領徐方

為武寧節度

會征淮右

時適征蔡

隣寇陰狡將助鵠

張來犯東郊冀延晷刻

李師道數遣兵攻徐州  
愿遣王智興擊破之

爾乃提

持戈戟淬礪卒徒一戰而蜂蠆盡殲不時而梟獍就戮

聿來岐下

鳳翔

號令益明繕完甲兵為我保障朕以浚郊

今開封符離縣  
即古浚儀也

重地尤籍長材俾為司空以表東夏持

我邦憲用清爾人夫四海九州非不廣也然而靈武魏

博至於大梁斷長補短方數千里皆爾伯仲又何加焉

時總節度魏博聽節度  
靈武而愿復為宣武帥

於戲睢陽在爾之東張巡效忠

之誠尚在夷門在爾之境侯嬴報恩之跡猶存又安知

憧憧往來之徒不有以仁義匡於爾者勉服休命其戒之可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散官勲如故

授劉悟檢校司空幽州節度使制

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士

因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故以悟為節度使

門下朕聞將星明則英豪用靈旗指則氛祲銷勁草可以受疾風盤根然後見利器苟非處劇何以用長況幽并少年燕趙奇士居常以紫駟自騁失意則白刃相讐

將領司難是先才傑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澤  
潞磁邢洺等州觀察制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  
右僕射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  
郡王食邑三百戶劉悟天與忠誠人推敬讓蘊孟賁之  
勇不以力聞避廉頗之強使之心伏是以居危邦以智  
免臨大節以功高嘗見委於先朝屢作藩於右地朕以  
遼陽巨鎮自我康寧始欲撫之以仁然後示之以禮

初劉

總以弘靖寬簡  
得衆故舉自代

而守臣嬰疾

弘靖莊默自  
尊涉旬一出

幕吏擅權

判官

韋雍輩嗜酒豪恣損刻糧

賜詔責將士軍中怨怒

撓政行私虧恩剥下過為箠

楚妄作威稜不均饗士之羊徒養乘軒之鶴致茲擾變  
職此之由不有將才孰懲兒戲敷求朕志深謂汝諧是  
用拔奇式冀宣力帖以亞相寵之上公俾光十乘之行  
以壯三軍之氣可檢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御  
史大夫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  
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畧盧龍等使散官勲封如故

劉悟可依前昭義軍節度使制

悟本昭義節度  
朱克融反議者



假威名以厭其亂移守盧龍至邢州會王廷湊  
之變悟以克融方強請徐國之仍還昭義軍

門下昔潢池驟變則龔遂亟行河內去思而寇恂來復  
所以順人情而急時病也況雞澤衡漳附于上黨控帶  
河洛扼束燕趙其土壻其人勁養理訓習尤所重難而  
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劉悟前臨是邦其政方  
睦甲兵完利師徒具嚴刑當罪而人不冤賞當功而財  
不費軍政威而非虐吏道察而不苛州里行信讓之風  
鄉曲除武斷之患方將久次以惠斯人而難起幽陵救

深焚溺輟於既理與彼惟新乘軒纔及於邢郊妖彗忽  
生於冀分空沉台座未辯魁渠予懷震驚物聽傾駭校  
其遠邇當有後先遂駐腹心之雄以供臂指之用復還  
龍節再息棠陰勉受新恩無移舊貫可依前檢校司空  
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昭義軍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澤潞磁邢洺等州觀察使勲封如故

加陳楚檢校左僕射制

門下昔楚師多寒楚子巡而撫之士皆如挾纊明號令

之可以動人也由是天以雷震蘇蟄氣兵以鼓輦作戰  
力高官重秩其為號令也不亦多乎我無愛焉加以戎  
師亦所以作萬夫之氣增一鼓之雄也義成軍節度使  
檢校工部尚書陳楚茂昭之甥酷似其舅總齊義武於  
今六年以兩郡易定之賦輿備三軍之供費民不勞耗而  
兵能繕完政有經矣今遼陽冀紛紛亂交虐楚實間居  
於此其勤可知自非國之干城總之利器安能為我堡  
障芟夷寇讐欲將激其壯心夫何恪於好爵加之左揆

以盛中權苟有庸功豈無後命於戲書云功懋懋賞言其當也傳曰捨爵策勲言其速也今則寇未平而進律馘方獻而先恩吾於將臣可謂無所負也苟不自効其如法何可檢校左僕射使持節定州諸軍事兼定州刺史充義武軍節度使散官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加馬總檢校刑部尚書仍前天平軍節度使制門下吏以其職人安其業此前代所以稱理古也況奪三軍慈愛之師換百姓仁惠之長有迎新送故之困朝

令夕改之煩自非有為而為曷若且仍其舊前天平軍

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馬總始以檄奏翩翩早從軍府

儒學之外

總故明于儒術

自此知兵踐歷他官所至皆理處馭

南海仁聲甚遙

元和中為安南都獲夷獠安之

還珠之祥前事復出先

皇帝以淮夷未殄命相出征總雖元僚亦佐參畫

總以刑部

侍郎兼御史大夫為宣慰副使

大憝既剪台衡復歸

度復入知政事

遂以丞相

度旌旗授之於總

為彰義留後

總果善於其職蔡人宜之會

鄆寇底平復換麾縢

由淮西徙天平

丕變汙俗大蘇惇嫠不時

成功周月報政朕飽其聲績渴見儀形如聞就路之初

頗有擁轅之戀

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徙總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

附賴總復

由是罷徵黃霸復借寇恂誠阻急賢之心姑

詔還鎮

務從人之欲仍加憲部以壯戎藩勉服新恩用彰前効  
可檢校刑部尚書餘如故

起復田布魏博節度等使制

門下經曰父母之讐不同天雖及匹夫而猶寢苦枕干  
以期必報是以子胥不徇伍奢之死卒能發既葬之墓

鞭不義之屍取貴春秋垂名萬古而況於身登將壇父  
死人手家讐國恥併在一門當懷嘗膽之心豈竢絕漿  
之禮金革無避其在茲乎前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節  
度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田布洛爾先臣惟國  
元老首自河朔來朝帝庭而又東取青齊北討深趙提  
挈義旅勤勞王家冒白刃而不疑推赤心而自信屬冀  
方求帥余所重難輟自大名付茲巨鎮而中台暗拆上  
將妖侵蟲賊潛寘於腹心豺狼勃興於肘腋人神憤痛

朝野驚嗟深軫予懷誓擒彼惡以爾布詩書並習忠孝  
兩全嘗用魏師克征淮孽素行恩信共著勲庸豈無奮  
激之徒為報寇讐之黨且魏之諸將由爾父之崇高魏  
之三軍蒙爾父之仁愛昔既同其美利今豈忘其深冤  
爾其淬礪勇夫敬恭義士一飯之飽必同於卒伍一毫  
之費必用其干矛非筭畫勿萌於心非軍旅勿宣於口  
居則席藁寒則抱冰以喪禮處之若哀心感著必有為  
橫身刎頸感智捐軀下報營蒐旁清醜類於戲至誠可



託稔惡難逃矧彼凶狂去將安往墨緣居體玄燾在前  
提鼓執金無忘哀敬可起復寧遠將軍守右金吾衛大  
將軍員外同正員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  
史御史大夫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勲賜如  
故主者施行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八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四

唐 元稹 撰

制誥

楊元卿可涇原節度使制

門下士之捐妻子冒白刃勇於為國輕於為身貢先見之明於羣疑之際者大則書竹帛以示後次則建麾棨以臨戎功不見圖則勞者何勸忠不見賞則勃者何誅

聿求其人用激爾類守右金吾衛將軍權句當左街事

楊元卿衣冠貴胄文武長材嘗求三略之師恥學一夫

之敵是以陷豺狼之穴履尾甚危

元卿為吳少陽判官

蓄鷹鵠之

心卑飛待擊請分金以間楚願奉璧以伐虞

元卿奏事長安具以

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

身以智全家因義喪

元濟殺元卿妻及其四男以圩射棚

誅蔡之始實有力焉及典方州尤彰績効自居環尹益

茂勲勤西旅未平實資良帥拔於不次式佇奇功爾其

闢我土疆謹我封守視我士卒如爾子攘我夷狄如爾

讐勉竭乃誠以敷朕意珥貂持簡用示兼榮可朝散大夫檢校左常侍使持節涇州諸軍事兼涇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勲賜如故主者施行

牛元翼可深冀等州節度使制

門下鷹隼擊則妖鳥除弧弓張則天狼滅湯沐具而蟻虱相弔針石熾而癰疽立潰苟得韓盧而示之狡兔則可備俎豆而俟於脯醢矣復何憂於越逸乎夫將者亦

蟻聚之湯沐而渠魁之韓盧也我得之矣又何患焉檢

校右散騎常侍深州刺史牛元翼挺生河朔之間

趙州人

迴鍾海嶽之秀幼為兒戲管壘已成長學神樞風雲暗  
曉衆推然諾已任功名善用奇兵尤精技擊陳安之矛  
丈八顏高之弓六鈞或山立於軍前或肉飛於馬上而  
又謙能養勇孝以資忠雖膽力過人而心誠許國自常  
山作沴上將罹灾慟哭轅門誓清妖孽羽書三奏驛騎  
四馳上請廟謀旁徵隣援指期斬叛尅已圖功斷自予

衷開懷用爾夫以爾之材力而取彼之凶殘是猶以火  
焚枯以石壓卵蟲臂拒轍雞肋承拳萬萬相殊破之必  
矣而況於鎮之黎人皆朕之赤子爾之部曲即鎮之卒  
徒聞爾鞀鼓之音懷爾椒蘭之德吾知此輩誰不革心  
爾其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無廢室廬無害農稼苟獲戎  
首置之藁街下以報忠臣之冤上以告先帝之廟則蚩  
蚩從亂予又何誅於戲殺人盈城爾其深戒挐戮誓衆  
朕不忍言再換蟬冠特新武節恩不虛授爾其敬之可

檢校左常侍深冀等州節度觀察等使

授牛元翼成德軍節度使制

門下王庭湊山東一叛卒也非有席勲藉寵之資強大  
結連之勢一朝驅朕赤子弄吾甲兵是猶以羊將狼其  
下必當潰其心腹而猶越月踰時莫見舂其喉者豈非  
常山無帥趙子弟未有所歸耶翁而受之我有長畫檢  
校左常侍深冀等州節度觀察等使牛元翼燕趙間號  
為飛將望其旗幟者莫不風靡雨散圖而戰伐不可勝



盡而又忠孝謹廉慈仁和惠愛養士伍均如鴈鳩鎮之  
三軍爭在麾下自領深冀殷然雷霆居四戰之中堅一  
城之守以少擊衆以智料愚鼓角不驚而梯衝自隕人  
願為用寇不敢前掃吾氛煙捨此安往前所謂我有長  
畫莫若命爾以來鎮人是用益以二州超之八座帥我  
成德廉其四封爾宜來者懷之迷者諭之老者視之幼  
者撫之狂者遏之逆者絕之惟是六者爾其懋哉可鎮  
州大都督成德軍節度使深冀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韓臯吏部尚書趙宗儒太常卿制

勅今天下官人之道或幾乎息矣禮樂之用又安能施  
設於俗化哉是以選賢與能之柄或礙於胥徒冠婚喪  
祭之儀不行於卿士蠹理害教斯孰甚焉改而更張我  
則未暇就為之制其在於選任素重之望以鎮之乎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韓臯銀青光祿大夫守  
吏部尚書趙宗儒等仕宦臺閣周環大僚或三四朝或  
五十載新進趨風之士更至迭處於將相間而臯等精

義不渝物務尤勁事朕小子猶吾祖宗肆予冲人庭實  
彪炳夫銓鏡萬品不無勸勤簫韶九成頗延願養更用  
舊老以均勞逸至於官業非予敢知祇聽法儀庶用咨  
稟換保傳之重仍端揆之榮唯恐不多無以優異臯可  
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吏部尚書宗儒可守太子少傅兼  
太常卿事散官勲封如故

趙宗儒可尚書左僕射制

勅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趙宗儒

昔叔孫通徒以綿蕝草具之功遂獲封侯之賞况朕始  
見天地初朝祖宗哀勵祇嚴不克是懼惟爾肇自清廟  
逮于還宮贊導法儀踰於四百俛伏趨數訖無尤違夫  
何叔孫可用是比顧朕冲昧實賴老成不有甄陞孰明  
勤盡奉常正秩左揆兼榮六樂九儀興替在此無忘勗  
率以厚人倫可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常卿散官勲如  
故

授韓臯尚書左僕射制

勅夫一邑之政而猶資老者之智用壯者之決况朝廷之大得不以耆年重望居表正之地以儀刑百辟乎惟爾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吏部尚書韓臯始以直言事代宗皇帝司諫諍復以文章政術事德宗皇帝為舍人中丞京兆尹在順宗憲宗時出領藩方入備卿長建於小子厯事五君勤亦至矣而又處權近之位未嘗以恩幸自寵於一時當趨嚮之間終不以薄厚見窺於衆目宣所謂徐公之行已有常而詩人之風雨

不改耶日者銓覈羣才兼榮揆務頗煩倫擬有異優崇  
罷去職勞正名端揆俾絕積薪之歎且明尚齒之心凡  
百庶僚無忘咨稟可守尚書左僕射餘如故

授李絳檢校右僕射兼兵部尚書制

勅中大夫守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李絳昔先皇帝誨  
予小子曰堯時有神羊在廷屈軼指佞汝知之乎夫邪  
正在人焉有異物朕有臣李絳猶漢臣之汲黯也我百  
歲後爾其用之為神羊屈軼斯可矣予小子銘鏤丕訓

夙夜求思是用致理之初付授邦憲且欲吾丞相以降  
皆俾下之以示優遇朕亦嘗命安其步武無為屑屑之  
儀而絳屢以疾辭不寧其職又焉敢以勞倦之故煩先  
帝舊臣昔晉僕射何季玄病足求免猶命坐家視事張  
子孺拜大司馬仍令兼錄尚書則卧理不獨專於郡符  
端右可以旁綏戎政由古道也爾其處議持平勉居喉  
舌慎所觀聽為人司南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兵部尚  
書散官勲封如故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九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五

唐 元稹 撰

制誥

授王播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

勅漢諸儒議鹽鐵者百輩終莫能罷以其均口賦利則貴賤盡征於王府矣而國家歲漕關東之粟帛以實京師亦重事也并是兩者非才勿居劔南西川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中散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

大夫賜紫金魚袋王播昔我憲宗章武皇帝梟琳

楊惠琳

於夏擒闕

劉闕

於蜀縛錡

李錡

於吳而又繼之以元濟師道

之役十五年間蓋煩費矣然而資用饒而人不加賦朕

甚異焉謀及耆艾以求其故皆曰蜀帥播是時司筦榷

者八年忠而能勤善於其職先皇帝咨訪委遇用之不

疑下竭其才而上專其任也是用徵自益部授之刑曹

復以舊務煩之式所以藉爾奉力之熟耳於戲知人則

哲憲考能之顧茲不明敢有貳事爾其追奉先眷佐予  
冲人忠盡始終以服休命可守刑部尚書充諸道鹽鐵  
轉運等使散官勲如故

授杜元穎戶部侍郎依前翰林學士制

勅元穎昔我憲宗章武皇帝熏灼威名兵定八極大索  
俊乂以徵謀猷其在禁林尤集賢彥越正月夕庚子將  
棄倦勤付朕眇末乃詔元穎佑予冲人以導揚丕訓爾  
亦祇奉顧命咨授舊章輔釐哀憂俾克依據是夜而六

宮承式厥明而百吏受遺草定法儀茲實賴汝官不稱  
事予懷慊然而又詞源奧深機用周敏授之以詔而益  
辦扣之以疑而益明慎獨以修身推誠以事朕職勞可  
舉德懋宜升不俟踰時寧拘滿歲綸誥清秩版圖劇曹  
例無兼榮特以甄寵予以國士待汝汝以忠臣報予効  
乃肺肝司朕耳目可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依前翰  
林學士散官勲如故

沈傳師授中書舍人制

勅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天下不可一人理也今國家崇建執事以任股肱妙選侍臣實司耳目股肱良則心膂正耳目審則視聽明苟非端人何以近我而朝議郎守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上護軍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潔淨精微風流儒雅名俱道勝信在言前謙而愈光卑以自牧專對無不達羣居若不知而又煥有文章發為辭誥使吾禁中無漏露之患而朕語言與三代同風勤亦至矣事我滿歲命汝即真勉竭乃誠

以輔台德可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散官勲賜如故

崔稜可守尚書戶部侍郎制

勅朝議大夫權知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稜惟朕憲考亟征不廷熏剔幽妖擒滅罪疾用力滋廣理財是切而姦臣乘上之急刻括以充其求帝用憫然思克憂濟乃詔南服傳置甚繁爾稜授以耗登之書俾陳生聚之術善於其職嚴而不殘辟名用物

者逃無所入減私奉公者得以自明吏不敢欺人不加  
賦公費當其所則不吝上求非其故則不獻挺直廉厚  
真為吏師試可甄明歲滿當陟朕保其始爾思其終始  
終不渝乃可用又可守尚書戶部依前判度支散官勲  
賜如故

授裴向左散騎常侍制

勅周文王侍從之臣無可使結襪者我知之矣左右前  
後無非令人朕以將壯之年臣妾天下司其忿速其在

於持重溫良之士以鑒之乎前陝虢等州都防禦觀察  
處置等使中散大夫守陝州大都督府長史賜紫金魚  
袋裴向搢紳之徒言其閭門之行僅至於衣無常主兒  
無常父矣推是為政仁何遠乎

按本傳向能以學行持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

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

是以發自王畿至於陝服多厯年所終無  
尤違每移孝友之風以懲強暴之俗甘棠之下廉讓興  
焉予欲用為垂璫夾乘之官以代吾盤盂韋弦之戒不  
亦可乎可守左散騎常侍餘如故



崔郾授諫議大夫制

勅郾昔我太宗文皇帝以魏徵為人鏡而姦膽形於下  
逆耳聞於上及徵沒而猶歎過失之不聞夫以朕之不  
敏不明託于人上月環其七而善惡茂聞豈諫爭之臣  
未盡規於不德耶朕甚懼焉以爾郾端厚誠明濟之文  
學柔而能立謙而逾光命汝弼予式冀無過於戲宋景  
公一諸侯耳而陳星退之詞齊威王獨何人哉能辨日  
聞之佞爾其極諫朕不漏言可守諫議大夫餘如故

白居易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制

勅先帝付朕四海九州之重尚賴威靈天下甫定思獲  
論議文章之臣以自左右俾之詳考今古周知物情而  
朝議郎行尚書司門員外郎白居易州里舉進士有司  
升甲科元和初對詔稱旨翱翔翰林藹然直聲留在人  
口朕嘗視其詞賦甚喜與相如並處一時由是召自南  
賓序補郎位會牛僧孺以御史丞解制誥職嗣掌書命  
人推爾先予亦飽其風猷爾宜副茲超異可守尚書主

客郎中知制誥餘如故

李拭可宗正卿韋虔度可殿中監制

勅李拭韋虔度等明皇而下其屬未遠諸王在閣朕得其寒溫睿宗而上五十餘族長幼秩序盡委之於大宗正苟非能賢不敢輕授以爾拭踐履中外論倫古今主宗之盟綽有餘譽而執事者又曰殿中丞總六尚以供名物當進圭進爵之時不敢虛位僉以虔度文學儒素旁通政經執憲南臺挺直不撓以之代拭允謂其良仍

假左貂之冠加於宗正之首朕不敢無私於吾屬也拭  
可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宗正卿虔度可守殿中監餘如  
故

裴武可司農卿制

勅農天下之本也故國有九列而司農氏居其一焉前  
代非牟融之循理康成之儒學不在茲選今海內無事  
思與公卿等樹立根柢以制四方是用外選方伯之善  
職者入補茲任謂之恩榮具官裴武子聞其先始以孝

友書其國籍其後累有丞相為唐名臣賢彥因仍代濟  
不絕武亦嗣其忠孝益熾家聲鬱為元僚所至稱理嘗  
居內史屢入正卿自華至荆無非劇地鈐轄豪右衣食  
斂嚴而不殘仁而有制鎮定南服予方賴之而亟請  
來朝因求內任嘉其戀我難奪乃誠假以秩宗之榮用  
制國泉之重費而不屈其在勉之可檢校禮部尚書兼  
司農卿餘如故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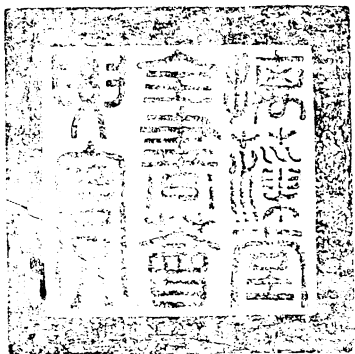
謹案卷四十一第七頁前三行是猶以孩嬰而校  
賁育也刊本賁訛奔今改

卷四十三第六頁前八行大蘇惇嫠刊本嫠訛嫠  
今改

卷四十四第一頁後五行以圩射棚按新唐書作  
圻為一棚射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錄監生臣吳孝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長慶集卷四十

六至  
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十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六

唐 元稹 撰

制誥

盧士玫權知京兆尹制

勅朕日出而御便殿召丞相已下計事而大京兆得在  
其中非常吏也誠以為海內法式自京師始輦轂之下  
盜賊為先尹正非人則賢不肖阿枉奏覆隔塞則上下

不通假之恩威用驚豪右具官盧士攻自居郎署執政者言其溫重不回守法專固副內史事物議歸之日者

景陵

憲宗陵

將建龜筮有時予心怛然懼不克濟爾嘗倅

職應其供求而不同撿而不溢端於已事朕甚嘉焉  
試命元僚亦既不撓今圖丘甫及慶澤將施攘剽椎埋  
必有幸生之者案牘卒吏亦當因緣為姦公費則多而  
利不下究惟是數者爾司其憂為爾正名無吝操剴可  
權知京兆尹餘如故

劉士涇授太僕卿制

勅卿寺甚重不易其人其或以勲以親以報以勸又何  
愛焉檢校大理少卿駙馬都尉劉士涇去歲西戎跳入

涇上

時吐蕃數入寇至涇原

京師戒嚴朕慨然有思廉頗李牧之

志而習事者言爾父司空

名昌

之在涇也築平涼等八城

二堡漸保定平原使涇人益樹麥禾以復后稷公劉之

教十有六年犬戎不敢東顧

貞元七年劉昌為涇原節度使城平涼開地二百里

扼彈箏峽又西築保定扞青石嶺凡七城二堡

昌在軍十五年軍有羨糧兵械銳新邊安寧

朕聞其

人思見其後果有令子在吾懿親

士涇尚順宗女雲安公主

與之計

論自亦奇士鋪陳將畧殊有父風訪其班資則曰亞諸

卿之間嘗十年矣

時涇官少卿已十餘年

今乃除其憂服命以大

僚宣惟報爾先臣榮吾戚里亦欲使緣邊諸將視其愛  
子為我竭誠可守太僕卿駙馬都尉餘如故

裴堪授工部尚書致仕制

勅書曰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朕以眇末憲章祖宗是用  
錫于邦伯庶尹至于舊有位人式示知恩以期于理而

裴堪等奉事先帝無非舊老更厯中外備有典刑以疾  
以年皆致厥政遺名自遂勇退推高並沐新恩例升榮  
級裨朕厥德猶俟安車可依前件

于季友授右羽林將軍制

勅具官于季友天子六軍必有材官欽飛超乘挽強之  
士在焉董之以威待之以信分八舍之衆寡均二廣之  
勞逸不吳不揚不掉不挫皆將軍之命也是以李大亮  
上直禁中而文皇甘寢則心腹爪牙之任斯不細矣以

爾季友時予舊姻念往興懷度才思用榮以服色列于藩垣爾其敬恭無替朕命可守右羽林將軍知軍事仍賜紫金魚袋

邵同授太府少卿充吐蕃和好使制

穆宗即位遣秘書少

監田泊往告虜欲會盟泊舍糊應之由是顯言泊許我盟我是以來逼涇一舍止詔右軍中尉梁守謙發神策軍合八鎮兵進援貶泊郴州司戶參軍以太府少卿邵同持節為和好使

勅邵同修好息人古之善政至於兵交而猶使在其間

况西戎舅甥之國為日久矣

自中宗以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妻贊普世為舅



甥之  
前命使臣洎介臣賈持節訃告且明不侵不叛之

誠而洎等誑誤戎王為國生事廢我成命咎有所歸而  
猶彼國君長戒吏乞盟無言不酬思有以報以爾同科  
甲言語職宣詞令備習地訓周知物情識汲黯之便宜  
得月氏之要領命汝報聘達予深誠夫用爾之直去其  
疎用爾之權去其詐用爾之剛去其忿用爾之慎去其  
疑繼魏絳之和奮由余之智使朕高枕無西顧之憂者  
在同此去同其勉之授以亞卿仍兼獨坐回無辱命賞

有彛章可守太府少卿兼通事舍人兼御史中丞持節  
充入吐蕃答請和好使餘如故

元宗簡權知京兆少尹劉約行尚書司門員外  
郎制

勅元宗簡劉約等敘彛倫節浮競必在於遷次有準以  
崇廉讓之風是以置具員限資考而猶幸得貪求之士  
不絕於埃塵間今古之常也聞爾等端靜廉雅行浮於  
名非公事未嘗至於卿相之門何其自持之優也內史

貳秩重而不煩中臺諸郎清而無雜各勉榮授無移素  
風宗簡可權知京兆少尹約可行尚書司門員外郎並  
散官勲賜如故

劉師老可尚書右司郎中郭行餘守秘書省著  
作郎制

勅侍御史內供奉劉師老郭行餘等曩者劉悟以全齊  
之地斬叛來獻惟帝念功始以鉞鉞榮戟玄纛青旗命  
悟建行臺於鄭滑得置軍司馬以下官屬妙選賢彥以

司謨猷師老行餘皆以天子命為悟僚介會悟遷領他  
鎮爾等實來握蘭懷芸皆授清秩出入甄異又何加焉  
師老可尚書右司郎中行餘可守祕書省著作郎餘如  
故

楊嗣復權知尚書兵部郎中制

勅吏部郎中楊嗣復官天下之文武重事也兵部郎中  
二員一在侍從不居外省旁求其一頗甚難之而執事  
者皆曰近以文章詞賦之士為名輩由此者坐至公卿

閑達憲章用是稀少而吏曹郎嗣復州里秀異議論宏博宜其以所長自多然而操剌吏事細大無遺用副虛求允謂宜稱爾其試守茲任為予簡稽苟能修明旋議超陟可權知兵部郎中餘如故

鄭涵授尚書考功郎中馮宿刑部郎中制

勅二帝三王之所以仁聲無窮績用明而刑罰當也尚書郎專是兩者疇將若予僉曰涵文無害可以彰善惡宿思無邪可以盡哀敬庶尹百吏之能否四海九州之

性命用汝參斷汝其戒之夫刻則害善放則利淫滯則不通流則自撓惟是四者時考之難亟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礙恕縱則生姦惟是四者時刑之難八者不亂然後可以有志於理矣朕所注意爾其盡心可

高允恭授尚書戶部郎中判度支案制

勅允恭書云明德慎罰明猶慎之况朕不德茲用省于有司之獄莫不伏念隱悼用知物情惟爾允恭告我祥刑罔不率協稽爾明効陟于他曹

允恭以刑部郎中陟戶部

大比生

齒之書仍掌折毫之牘戎車方駕物力未豐剖滯應期  
斯任不細推爾惟吝之意罔或失財用爾無害之文以  
懲刻下惟不欲過過則不逮率是數者時維厥中可守  
尚書戶部郎中判度支案散官勲如故

高允恭授侍御史知雜事制

勅御史府不以一職名官蓋總察羣司典掌衆政副其

丞者是選尤難而御史丞僧孺

時牛僧孺為御史中丞例得奏除御史

首

以朝議郎守尚書戶部郎中判度支案飛騎尉高允恭

聞於予曰允恭始以儒家子能文入官在監察御史時  
分務東臺無所顧慮為刑部郎中能守訓典復以人曹  
郎佐掌邦計懸石允釐撓而不煩簡而不傲靜專動直  
志行修明乞以臺郎兼授憲簡雜錯之務一以咨之朕  
俞其言爾其自勉無俾僧孺狹於知人可以本官兼侍  
御史知雜事餘如故

栢耆授尚書兵部員外郎制

勅守起居舍人賜緋魚袋栢耆朕聞亟遷則藝倫斃滯



賞則勞臣怠兼用兩者謂之政經夫南憲右掖至於中

臺

者先是由左拾遺守起居舍人今轉兵部員外郎

我朝之極選也俾爾環歲

之內周歷茲任豈無意焉元和中盜殺丞相疾傷議臣

齊冀之間交以禍端相嫁者自青谿窖中提轉九捭闔

之書馳於諸鎮

者杖策淮西謁裴度願得天子一節掉舌定河北度為言遣之

使承宗

疑否隔塞一朝豁然納質獻地克終於善承宗既沒承

元授事

徙義成節度使

者又將朕教告命于承元萬象無譁

時成

德軍以資錢不至舉軍誼議

一方底定此而不錄將何以勸凡百多

士無急病之心可守尚書兵部員外郎賜緋魚袋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十一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七

唐 元稹 撰

制誥

高鉞

音弋

可守起居郎依前充史館修撰何士乂

可尚書水部員外郎制

勅行而不怠者時也久而不可泯者書也微史氏吾其面墻於堯舜禹湯之事矣尚書郎亦有會計奏議之重

非博達精究之才其可以充備茲選乎高鉞何士乂等  
富有文章優於行實据拾匡益殆無闕遺前以東觀擇  
才因而命鉞視其所以足見書詞俾伺朕之起居遂編  
之於簡牘不亦詳且實耶而士乂亦以次當遷移補  
郎位允膺清秩無忘慎終鉞可守起居郎依前充史館  
修撰士乂可尚書水部員外郎餘如故

班肅授尚書司封員外郎制

勅朝議郎前坊州刺史賜緋魚袋班肅馳競之徒能於

寒暑之際不以憂畏移其薄厚之道者鮮矣聞爾為祠  
部員外郎值吾黜姦之日遊其門者莫不跼竄奔迸懼  
懼其身唯爾私分不渝進退有素

皇甫鎛貶崖州肅  
以嘗僚獨餞于野

摺

紳之論有以多之復爾中臺以厚吾俗勉慎其始無輕  
所從可行尚書司封員外郎餘如故

獨孤朗可尚書都官員外郎韋瓘可守右補闕  
同充史館修撰制

勅殿中侍御史充史館修撰獨孤朗左拾遺韋瓘汝等

皆冠圓冠曳方屨以儒服事朕朕甚偉之朗能彰善癉惡屬詞可觀瓘嘗旅進廷爭極言無隱求所以補朕過失從而記之而又書丞相已下百執事舉措以為來代法非爾而誰是用命爾遞遷諫列次補外郎竄定闕文裁成義類此仲尼春秋之職業也爾等自謂何如哉其可上下心手於愛惡是非乎朗可尚書都官員外郎依前史館修撰瓘可守右補闕充史館修撰餘如故

范季睦授尚書倉部員外郎制

勅權知倉部員外郎判度支案范季睦野有餓殍不知  
發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檢此經常之失政也而況於戎  
車未息飛輓猶勤新熟之時豈宜無備乃詔執事聿求  
其才乘我有秋大實倉廩僉曰季睦副予虛懷汝其往  
哉予用訓汝夫廉賈五之不爭之謂也出納必吝有司  
之常也貳上下之價則茫昧者受弊雜苦良之貨則豪  
右者受贏惟一惟公乃罔不同惟平惟實乃罔不吉爾  
其戒之無替朕命可尚書倉部員外郎依前判度支案

充京西京北糴使餘如故

楊汝士等授右補闕制

勅朕聞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蓋所以節宣天子之嗜  
欲而彌縫其不及也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  
凡在茲選實難其人監察御史楊汝士等文擅菁華言  
無枝葉更佐大府為時聞人是用置爾於左右前後拾  
遺補闕苟言之而不用時予之不明或抑之而不言惟  
爾之不恪方我傾聽之始命爾司聽之榮各懋厥誠無



悼後悔可依前件

唐慶可守萬年縣令制

勅朝議郎守尚書比部郎中賜緋魚袋唐慶輦轂之下  
豪黠標輕擾之則獄市不容緩之則囊橐相聚是以前  
代惟京令得與御史丞分進道路以其捕逐之急也執  
事言爾慶權束池鹵生息倍稱布露飴散於羅落之間  
而盜賊終不敢近推是為理真吾所求之劇令也無或  
畏避以艱憚嫠可守萬年縣令餘如故

飴鹽散鹽  
見周禮

裴注等可侍御史制

勅諸道鹽鐵轉運東都留後兼侍御史裴注等法者古  
今所公共也一日去之則百職盡墜是以秦漢以降御  
史府莫不用剛果勁正之士以維持紀綱季代而還埋  
輪破柱之徒絕不復出朕甚異焉去歲以來比命御史  
丞為宰相蓋欲慰薦人之不敢為也爾等或以吏最或  
以文學當僧孺時僧孺為御史中丞慎揀之初遇朝廷渴用之日  
又安可迴惑顧慮於豪黠而姑以揖讓步趨之際為塞

職乎可依前件

李珣起復仍前監察御史制

勅前監察御史裏行李珣比制多以詳練法理者行於御史府或滿歲即真或不時署位亦試可之義也以爾珣文學周敏操行端方執喪有聞俯以就制復爾故秩勉修乃誠可行監察御史

王永可守太常博士制

勅前東都留守推官將仕郎兼監察御史王永朕明年

有事于南郊謁清宮朝太廟繁文縟禮予心懵然雖舊章具存而每事思問求可以教諸生習儀於朝廷者有司以永來上永其勉慎所職無令觀聽者有云可守太常博士

李從易可守宗正丞制

勅朝議郎京兆府士曹參軍李從易昔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我唐光有天下二百餘年伯仲叔季幼子童孫可勝道哉第其賢能以次序昭穆皆吾宗寺之職

也凡在選任每難其人以爾天屬謹良修明吏理檢身好學有儒者法儀宗長以聞朕不敢議承上蒞下無忘敬恭可守宗正寺丞

盧均等三人授通事舍人制

勅守門下省符寶郎賜緋魚袋盧均等辨色而朝百辟輯瑞以會萬方正錯立族談之儀宣注意登庸之命鏘鏘濟濟進退以時名為侍臣以贊導吾左右者通事舍人之任也今郊丘有日事務方殷爾等各茂聲光副朕

茲選宜膺寵命無廢國容可依前件

顏峴可守右贊善大夫制

勅安邑解縣兩池摧鹽巡官監察御史裏行顏峴古者

公卿之子代為公卿所以貴貴也況賢者之後死政之

孤寧繫班資以礙升獎惟爾峴嘗與從父太師深犯蜂

蠆毒螫之下太師沒焉爾之不回幸而能脫終超逆地

來謁奉天

魯公陷希烈軍中希烈逼使上疏雪已魯公不從乃詐遣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

報不列聖念功訪求太師之後有司昧蔽不以爾聞今朕

將建東朝深思贊諭異時使朕愛子知忠孝之道如爾  
覲吾何患焉可守太子右贊善大夫餘如故

荆浦授左清道率府率制

勅奉天定難功臣壯武將軍行右清道率府率上柱國  
賜紫金魚袋左龍武軍宿衛荆浦等初朕宅憂西朝祇  
受丕訓爾或執携金吾清道前馬或操總戈戟立陞周  
盧星拱翼舒誰何不若廼詔超陟因及序常用報有勞  
且升久次各揚其職無棄厥司可

王惠超等授左清道率府率制

勅奉天定難功臣壯武將軍守右內率府率充左街副  
使上柱國王惠超等率侍衛以導從吾於黃麾左右者  
皆東朝之勤吏也乘我出震之憂逢時作解之慶咸當  
序進式示加恩並列周防宜勤夙夜可依前件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七